一、神鹤之声

立野宣布：让我们恭听天皇的声音吧！苍冥的空中，传来了神鹤的天声：“兹告尔等忠良臣民……”

1945年8月15日。

中国，南京，中山东路大方巷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现在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整个日本侵华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机关，沉浸在悲切与激愤相交织的气氛中。有关太阳帝国决定向中、美、英、苏同盟国投降的消息，几天来愈来愈证实，每个人的心上都被乌云所笼罩。

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一连几次向大本营发出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的电报，但终于没能动摇东京尽快结束战争的决心。昨天晚上，大将又通过参谋总长发出直接上奏天皇陛下的电告，最后一次呼吁“应排除屈辱的求和，把战争进行到底，请求圣裁！”

参谋总长的回电是，陛下将于明天12时向帝国全体臣民宣读“圣裁”，望能体察御意。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没有听过天皇的“御音”。据说当初圣上在皇宫举行登基大典，电台无意中播放到他朗读诏书的声音，还差点犯了欺君之罪——神鹤的天声，怎能让凡夫的俗耳聆听？所以，当参谋总长的回电内容在大方巷悄悄传开后，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大概是梅津总长在推卸责任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现在起,时刻监听东京的广播。”冈村宁次向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下令。

15 日早晨 7 时 21 分，聚集在紫金山麓的朝霞已褪尽艳红。今井少将在收音机前听见日本广播协会播音员立野守男宣布：

“天皇陛下发表了一份诏书，将于今天中午广播。让我们恭听天皇的声音吧!”

然后,他更加庄严地重复了一遍“:今天中午,让我们大家恭听天皇的声音吧……

“对平时白天收不到广播的地区，我们将加大输送功率……

“广播将在今天中午 12 点开始。”

又重复了一遍“:广播将在今天中午 12 点开始。”

今井武夫向冈村总司令官汇报，旋遵照总司令的命令，向各地侵华日本军政机关发布紧急指示：所有在大陆的天皇的子民们，应于今天中午东京时间 12 点,拜聆御音！

“圣裁终于下来啦。”和许多决心把‘圣战’进行到底的狂热分子们一样，总司令官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战与终战，朕躬圣断。

11 时 45 分，总司令部所属各机构全体人员集中在空旷的操场上。尽管烈日暴晒，溽暑逼人，但队形一如往日那样整齐。无论官兵，一个个全像步兵操典棍一般，面向东北方向作遥拜皇宫状。只是肃然的神态中，往日的骄横业已失去，眼神里闪烁出来的是迷惘、哀怨和困惑。

广场上死一般的寂静。能够在远离故乡的异国土地上聆听玉音，按常理讲，真算是莫大幸事吧。然而联想到这几天来的种种传闻，就连普通的勤务兵，都有一种灾难临头的预感——当然,也许这个“圣裁”倒是把大和民族从毁灭中挽救出来的福音。一部分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战局的人，是这样认为的。

11 时 59 分，冈村司令官端起戴着白手套的右腕，看着手表上的分针在嘀嗒嘀嗒的伴奏声里，向着已指向 12 点的时针重叠。沉闷的空气似已凝固，惟有时间永不停留……

扬声器里响起了为日本听众所熟悉的广播员和田的声音，一改以往轻快的风格，今天的语调，显得特别沉重：

“马上要播送最重要的广播了，请全体听众起立。

“天皇陛下将向全国颁布诏书。我们受命转播他的御音……”

奏过庄严的《君之代》后,稍停片刻,苍冥的空中,传来了神鹤的天声：

兹告尔等忠良臣民……

二、绝望之际

1 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百万侵华日军如逢世界末日，陷入疯狂；冈村宁次发出《训示》

微微颤抖的天声，在广场上回响：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

“世界大势”如何？帝国之现状”怎么样？绝大多数的中国派遣军下级官兵都不清楚——自今年5月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之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愈益发生急骤变化，陷入孤立的太阳帝国已经处于垂死挣扎中。6月，美军攻克冲绳群岛、硫黄列岛的战役皆获成功；与此同时，在中国战区内，由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局部反攻，迄今已因节节推进，演变成迫使日军孤守中心城市和铁路沿线之优劣分明的战略态势。

7月，美军舰队进入日本内海作战，帝国联合舰队于横须贺港惨遭覆没。中国战区内，派遣军因不支中共抗日武装在华北和江南的咄咄逼迫，被迫收缩西南战线，国军趁机在湘桂战场发起大规模出击……

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红军向盘

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战；同一天，美军往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翌日,毛泽东发出‘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号召,中国人民抗日武装进入全面反攻，所向披靡，锐不可当……

无论是在被炸成焦野废墟的本土，还是在已成人民战争铁流奔腾的中国大陆，帝国及其作为支柱的皇军的彻底覆灭，均已成为不易之局。

于是,至高无上的天皇亦不得不向‘ 尔等臣民 ’亮出‘ 大东亚圣战 ” 彻底完蛋的底牌了：

……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

一批要为帝国玩火自焚负责、且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里分踞要津的战犯，因洞悉侵华战争发起和发展真相，也许此时又由衷地对陛下能将宫廷古体日语的文字技巧，操练得如此娴熟而备加钦佩。请听：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

中国人民所蒙受之伤亡 2000 万人、财产损失达 600 亿美元的亘古未见的巨大牺牲，被如此轻描淡写地遮盖了。

圣上的御音还在继续：

……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皇下诏接受的《联合公告》,就是中、美、英三国政府于 7 月 26 日联合发布、至 8 月 8 日苏联也声明正式参加的《波茨坦公告》。该公告的主要内容为: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盟国占领日本本土;包括归还中国领土台湾、澎湖、满洲等条件在内的《开罗宣言》必须得到实施;惩罚战争罪犯。

其中涉及到日本武装力量的明确规定是:

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

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笃信"八纮一宇,武运长久"的皇军,视此为无比的耻辱,是以有关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设想一经在 8 月 9 日举行的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上提出,马上遭到军方强烈反对。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 10 日发出的《告全军将士》中,有"毅然决然将护持神州之圣战战斗到底"之言,庶几反映出相当一部份沉溺在"赫赫武功"迷梦中不知自拔的官兵们的真实心态。曾几何时,也正是"朕信倚尔等之忠诚勇武,恢复发扬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的诏旨,把这批扩张主义分子穷兵黩武的情焰,煽惑到了沸点;孰料蓦然中竟亲聆了"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的最后圣裁。

即便是对此早有思想准备的冈村宁次及其高级幕僚们,一旦听到决定帝国厄运的宣判由口含天宪的陛下亲口颁布,也如一种五雷轰顶般的强烈打击,更何况那些因为上司一直隐瞒战局真相,而念念于圣战终将获胜的翘盼中的一般官兵呢。

太阳帝国崩溃了。从军国主义教育启蒙阶段起便被灌输进大脑中的"武运长久"的顽强信念,也崩溃了。

扬声器里传出了"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的诏书结束语,广场上重新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有人如梦初醒，嚷着“八格牙鲁”，抽出佩刀冲出队列……

霎时，广场上出现了世界末日来临时的疯狂。

啜泣，号啕，狂呼……同扬声器里播出的熟悉的皇军进行曲旋律混杂在一起，构成章法紊乱而让人闻之颠狂的音乐效果。

杀人不眨眼的武士们，跪倒在、匍匐在他们肆虐纵暴的土地上大恸，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这世界上还存在着悲哀与伤痛，穿着齐整的夏季作训服已被泪水和汗水湿透。所谓帝国万世不灭的信仰，原来也同神庙里的泥塑一样，经不起汗泪交汇的侵蚀，开始塌毁……

也有人没哭，照旧保持着受过正规武士道训练的标准姿式，僵立在原处，惟未经渲泄的暴怒显得更加可怕，写在眼神中的歹毒使人望之生栗。

广场东侧的扬声器下，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第一个冲出队伍的人，已经在天声余韵中用军刀切腹，一时三刻不得咽气，鲜血却不断地从伤口汩汩流出，正跪在原地仰望当空红日，发出绝望的吼声……

一死百了、超脱现实的行为像伤寒病菌似的，开始发生感染作用，又有几个人在狂吠中猝然倒地。有人无法忍受临死前的痛苦，捂着伤口在草坪上乱滚乱翻。亦有人无法卒睹这情景，赶紧为之补上一枪……

清脆的枪声，把迄今为止置若罔闻地木然看着这一切的冈村总司令官从一片混沌中惊醒了，也正在同一时刻，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快步走到了他的面前：

“太君,必须马上结束……”

冈村从根本上反对投降，但是他缺乏违背圣裁和担当听任陛下赤子在异国用自裁方式结束生命之罪孽的勇气。终于，这个后来被中共宣布为第一号战犯的大将，在小林总参谋长似搀似陪下走上司令台,当场发布了“谨遵圣谕,发挥百万派遣军的中心作用”的

训示，旋宣布立即解散。

“总司令部内简直像失火现场似的，不分昼夜地乱作一团……”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这样追述《终战诏书》颁布后大方巷里的景象：

直到昨天为止，在总司令部的院内，为了防空，神经过敏地提高警惕，哪怕一点点烟火，也格外小心；

但突然从各处升起了烧毁重要文件的烟火。战败的沉闷空气连说话的声音都给压下去了……

一团团毁灭罪证的浓烟从外交部大楼背后升起，遮住了太阳。

“忠勇将士”奔赴郊外神社举行自戕仪式的消息，不断传进烟熏火燎的总司令部内。

小林总参谋长断然采取暂时关闭神社的紧急措施。同时，以冈村总司令官名义发布的向全体派遣军将士的《训示》,连同《终战诏书》的记录稿，被要求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全体侵华日军官兵传达或散发。

“确信神州不灭,维护光荣国体,这才是陛下的真意!”小林总长向冈村大将陈明采取这些措施的极端必要性：“所以，当务之急是克体圣怀，忍所难忍，严防作为国民楷模的百万派遣军将士在极度痛苦中自我毁灭，而为大和民族的复兴保存永远的基础……”

总司令官的训示是：

承蒙亲赐敕语，圣上忧虑之情，令人惶恐而不知所措。值此圣战中途，遭遇建国以来未曾有过之最恶事态，实万分悲痛。然而事已至此，本职当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不可消失斗志，应在庄严之军旗下，愈益坚持铁石般之团结，基于唯一之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2 蒋介石向全国发表胜利演讲，引用基督宝训：要爱敌人。告诫同胞须知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

广播仍在继续……

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来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由电台台长吴道一等人陪同，径赴电台二楼播音室。

委员长将在这里向全国军民和全世界人士发表抗战胜利演说，和以往凡有撰述多由侍从室侍二处主任陈布雷等人捉刀的情况有别,这一篇广播稿,是蒋介石自己动笔写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委员长将通过这次演说，宣布国民政府对战败者的基本态度，但又怕旁人无法用最恰当的词汇容纳深广的涵义，从而对委员长本人的构思作出确切的表达。

根据军委会侍从室的指示，广播电台还将用日语向敌占区的日军官兵和日本侨民播送这档特别节目，但是这会儿他们已经因拜聆御音后哭闹成一团，很少再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听听战胜国首脑是如何替他们打算的。

红灯亮了。

蒋介石开始广播，神完气足：

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

委员长在演讲中，对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对共同作战的盟国盟军，对指导革命途径的国父，一一表示感谢，然后特别强调还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末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他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

吴台长在一边奉陪着，心里却在嘀咕：不计较代价大小？惨绝人寰的屠杀！神鬼同怒的强奸！瓦砾成山的“三光”！尸骨成堆的人间地狱……

委员长不知道旁边有腹议，顾自往下说：

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什么？什么？要爱敌人？吴台长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可“最高领袖”分明就坐在自己身边，“无限的感想”是如此这般清晰地在耳边回响：

我们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吴台长心里翻腾开了:“要爱敌人”是爱不起来的,但不可对无辜的日本人民加以污辱,倒确实是体现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应有之举。对战败的日军官兵“与人为善”,他也赞成,而且相信多数中国人会照委员长的广播去做。可是……他们会“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吗?他们会按照天皇的广播,老老实实地向中国人民降伏认罪吗?

3 好战分子在“极度痛苦中自我毁灭”,木兰县发生集体自杀恶性事件,焦黑的尸体装满三部马车

蒋委员长和天皇的两个广播录音,还有反复播出,并由各地电台同时转播。但吴台长的疑问,已经有了答案。

拜聆圣裁后的国礼,仅存“玉璋”之志,所以没有人能够从其《训示》中琢磨出一点要全军将士遵奉御旨,老老实实地向中国人民降伏的意思,惟有“今去惟恐而不知所措”云云,倒是对各机关部队骤闻诏书后之反应的准确预测,由于上起派遣军总司令,下至部队长,从来不向一般官兵讲述战局实情,天皇御音所引起的震惊,是合乎情理的。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前线部队未能全面收听 8月 15日天皇广播,据说不少人还以为圣谕广播是让他们更加努力进行奋战!”

第 40师团是在经由南昌开往南京途中,得知天皇下诏的。该师团步兵第 236联队的一个服补充兵役的士兵,对当时的情形有如下记载:

自广州出发已近三个月,8月 14日行近南昌,看样子是要通过郡阳湖南岸向南京方向前进。到达一个大河的渡河点三江口,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堤上放出步哨后，便分别在民宅宿营。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总感到对岸的情况很不寻常，聚集着黑压压的民众，哄哄嚷嚷鞭炮齐鸣。8 月 15 日，手持白旗的重庆方面的军使来到联队，通知说，日本投降了。

消息立刻在士兵中传开。不久从联队本部回来的中队长集合全体士兵，朗读了停战的诏书，通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了。“向来认为我军的征战是战无不克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啊？”真是晴天霹雳。但究竟不是做梦，战士们一个个耷拉了脑袋。

枪声停止了。许久没有看见的友军飞机，大概是带着什么任务，机尾拖着红色的风幡滑过晴空向西飞去。

第 3 师团步兵第 6 联队在天皇降旨前正从柳州地区撤往九江。在该联队的史料中，对官兵得知投降的情况作这样的记录：

联队为应付可能到来的事态，争取尽快到九江集结而接受新任务，16 日从云溪出发了。美空军 3 架编队，有时是 5 架编队低空飞来，但是独有今天既不扫射也不投弹，而是不慌不忙地飞去，这是美机从未有过的表现。守卫军用公路的警备队和分哨的官兵，的确是在不安中执行着勤务，总觉得有一个什么使人不安的东西压在胸间。

有句话叫“不知者不烦”，部队的官兵们默默地继续行军。在长安驿附近小休息，并接受发给的口粮。这时候大队副官山本中尉从守卫公路的警备队军官处听到了如下的话：

日本 15 日无条件投降了，长安的警备队已把重要文件烧掉。日本军在这场大东亚战争中失败了。

这是一种真假难以置信的话。昨天传达了陆军大臣迟到的训示（即陆相阿南 8 月 10 日所发将“圣战战斗到底”的《告全军将士》——笔者注），官兵们紧张的情绪达到极点，而今宵这种轻松话反倒更加值得怀疑。大队长在出发前忠告各队，强调说日本军没有

败，我们的联队不懂得什么叫败，大家不要被流言所迷惑，要贯彻初衷，各自向完成任务迈进。继续夜行军。

8 月 17 日……早晨，联队长松山良政大佐给各队发出如下紧急电报：

一、立即烧毁诏书、敕语；

二、整理重要命令及文件，做好随时可以烧掉的准备……

这时候才确实证明，帝国在 8 月 15 日已向美、英、苏、中各国投降了。

完全可以觉察，官兵们既紧张又沮丧，慷慨悲愤的心情溢于言表：为什么必须停战？我们华中第一线的部队是常胜军。这说明他们对日本军的总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震惊”和“悲愤”之际，小林总参谋长所担忧的“极度痛苦中自我毁灭”的现象，到处都有出现。

第 59 师团的下士菊池义邦说：

听到天皇广播后，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旅团第 109 大队长坪井中佐的剖腹自杀。坪井中佐是一个把所谓品质不良的下士官集中起来，在零下 20 度的严寒下，进行除邪教育的热衷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剖腹的事传开后，被称为“值得尊敬的武人典型”，我也曾这样想过，现在还这样想。所谓“生不受囚虏之辱，死当为护国之鬼”是教育的重点，坪井中佐就是这样行动的。总之，我认为大节不屈就是出色的。我所在的重机枪队也说“枪边即墓地，以死为必胜”，并且进行过在最后关头就要毁掉机枪、用手榴弹自决的教育。这就叫七生报国、尽忠报国。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听了广播后，“前线的少壮军官及一部分下士官，或愤慨，或哭泣，或胁迫部队长强烈要求继续作战的情况不断发生。军官及下士官悲愤之余有自杀者，各部队对自杀

者都倒填日期,按战死处理,因此,人数不明。但当时据我所知,仅长江下游地区,即有某大队长(少佐)以下 20 余人自杀。”

自杀的事例也同样在京沪等大城市里发生。 15 日中午,上海的侵华日军中高级军官全集中在霞飞路国泰大戏院后面 13 层楼收听天皇广播。收听完毕,有一军官在全场一片啜泣和号啕声中,当场切腹而死……

层出不穷的自戕事件,实为军国主义教育对大和民族的戕害。士官们被要求熟读和背诵《军人敕谕》、《步兵操典》之类,兵士们再三受到的教导则如: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日本是世界的首都,要让全世界都祭祀天照大神,都种植樱花树;天皇是人间之神,所以必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男子汉为此战斗而不惜玉碎,是无上的光荣。现在,“世界的首都”将被别人占领,而本当成为“世界统治者”的圣上居然要屈尊俯就异国的权威,这确是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于是就有人将“玉碎”的方式归结为把军刀刺向肚皮……

集体自戕的悲剧亦有发生,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在自感末日来临时,还强迫自己的同胞一起充当帝国的殉葬品,有人在碉堡内拉响手榴弹,更有人把黑手伸向无辜的妇孺……

《终战诏书》广播后的一个夜间,军方派在黑龙江木兰县的特务股长,把县府内所有的日籍职员和家属共 56 名,全部集中在县府后院的官舍内,举行所谓“临终酒会”。在其煽惑和裹胁下,到会者狂呼痛饮,悲歌哀嚎,从傍晚闹到深夜。席间所有的成年人相继自杀身亡,有的悬梁,有的服毒……

剩下的婴、幼儿,全被灭绝人性的特务股长用军刀一个个砍死。有较大的孩子,不愿这样死去,哭喊着逃避。刽子手到处追赶,有的被砍死在门外,有的被刺倒在屋里,鲜血溅满了墙壁,较小的毛头,多死在母亲的怀里或身边,这是母亲在服毒后,依依不舍的抱着亲生骨肉,亲生骨肉见母亲奄奄一息时,恋恋的靠在母亲身边——最终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

集体自戕的策划与执行者,本人倒没有“玉碎”的打算。“大功

告成”之后,便点起一把大火,将县府后院的日人官舍全部焚毁,自己趁火势旺盛、浓烟翻滚时,爬上了墙头……

次日上午，木兰伪县府组织人员清理现场，死者情景惨不忍睹，焦黑的尸体装满了三部胶轮马车！

4 覆亡时的歇斯底里：细菌部队播放鼠疫，两万多中国人死于非命；台湾“鸿门宴”：日台军官白刃战 遵化一幕：60 多名日军一夕葬身

和那个双手沾满中国人与日本人鲜血的特务股长相似，更多的刽子手在恭聆天声后，便把放不下来的屠刀再一次挥向中国人民。

从湘桂向南浔撤退途中的第 11 军、混成 87 旅团等部日军官兵,骤闻皇上降诏投降,歇斯底里的大和魂霎时出窍,所经之处,极尽涂炭。如新淦一带,民房多被拆毁,鸡鸭猪牛无存,未及逃避的老妇,亦遭强奸！

在赣中，拜聆御音的日军捶胸顿足，如丧考妣，旋将满腔怨毒化为“三光行动”,数日之间,整座吉安城和附近村庄俱被焚毁 在上高以南的马庄，闻风避入一间民房内的 18 位青年妇女,俱被杀害，然后割去乳房……

在潮阳、汕头、澄海一带,方由第 19 旅团扩编成的第 130 师团各部兽兵,于“八·一五”后四出劫掠残杀，强奸妇女，乃至肢解中国民众，其残忍恐怖程度尤甚往昔。

在闽江口川石岛，两艘从舟山驶来的机帆船被驻防日军截扣，一老三幼被当场砍死,另外八位中国妇女,无分老少,俱遭轮奸,然后杀害……

从 8 月 16 日起，广州市郊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拜聆圣裁后的日军像输光的赌徒,对羊城重要工业设备作“大放血”,海珠桥

头的纺织厂、河南岸的企业仓库等俱被炸毁，30 多名中国工人葬身火海。

在哈尔滨,罪恶的‘满洲第 731 部队”魔王石井四郎在末日来临时，下令将关在秘密监狱中的中国人全部枪决，生产工厂、研究室、秘密文件及用作细菌实验的罪证悉予烧毁。至临逃窜前，再把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仅仅一周内，方圆八公里内就有 146 名善良的中国百姓死于非命。在此同时，设在长春的另一座细菌杀人工厂“100 部队”也被有计划炸毁，放出了带有各种毒菌的生物。来年，延边地区百斯笃、猩红热猖狂一时，人死如麻，十室九空。俟 1947 年,辽北,嫩江、松江、内蒙等地鼠疫蔓延,死亡两万多人。

8 月 16 日，北平电台刚开始接转重庆中央电台广播，蒋委员长的“以德报怨”演说正在播放，烧红了双眼的日军当街用刺刀戳死一名北平人力车夫……

相当一部分深受法西斯教育毒化的日本侵华军人，没有“克体朕意’而‘忍其所难忍”,倒是实现了圣上御音中对美军‘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的指责，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一笔笔新的罪行。

心怀怨毒的日军频杀无辜，也把满腔愤懑向着曾经为他们豢养或裹胁的伪军发泄，这些在敌占时期为虎作伥的武装，因普遍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接奉蒋委员长“自新”号令，所以更受到旧日主子的猜忌和敌视。基层日军部队抢先对伪军进行缴械乃至迫害的情况，到处都有出现，其间还不乏颇具规模的冲突事件。

盘踞台湾达 50 年之久的日本殖民当局于天皇降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曾有恃险抗拒的盘算，是以抓紧遣散台籍官兵以清障碍,遂成急务。台北日军在遣散台籍官兵前,先集合日、台籍尉级以上军官举行所谓‘志别式”。即便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下,素怀盲目的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军人，依旧不放弃对“支那人”的轻蔑。“志别式”上,日本军官和中国军官分两边列坐,按老规矩,仆役给日人献

上上等清酒，而在台人的案前，摆下了劣等米酒。

“我抗议！”一位台湾籍军官拍案而起，向着踞坐首席的日军将领喊道：“贵国非法占有台湾 50 年，压迫了我们 50 年。如今天皇已经下诏向我们中国降伏，我们已经是战胜国的主人了，还对我们采取这样的歧视性对待？”

话音未落，愕然的日军官员席上，爆发出一阵哄笑。

“哈哈…… 你们也配与皇军平起平坐？”

“等着瞧吧，台湾依旧是帝国的天下……”

“住嘴！支那马鹿……”

随着恶毒的辱骂声，酒瓶、海带卷、米团纷纷从日本军官席上，向着台籍军官掷来，有人马上被酒瓶砸破了脑袋。

忍无可忍的中国军人马上还击，50 年来的屈辱与劣等米酒坛一起向日军席上飞去。“志别式”顿时翻为“鸿门宴”。双方各自拔出佩剑，短兵相接，混战一场，直到宪兵队闻警赶赴现场驱散。在这场白刃战中，双方死伤 20 余人。事后，参加“志别式”的中国军官均予逮捕，所领部队被迅速遣散。

反过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例，亦有所闻。如遵化城里的日本军官 60 余人，在一夜之间全被杀掉的惨剧，曾震慑一时，其前因后果，众说纷纭。据当时在遵化伪自卫团小河区团部任小队长的赵振奇回忆，真相如下：

遵化原有伪军武装分满洲队、警备队、自卫团等系列，满洲队司令捷川、副司令徐芳、坚石以及各伪军部队的教官，均为日本人。8 月 15 日，捷川等日酋拜聆天皇广播后，十分颓丧，旋计划尽快率同城里的全体日本军人，包括伪县府的日本顾问等，撤往葫芦岛。当时他们对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实行了封锁，同时又策划在撤出遵化之前，先把土匪出身的伪满洲队大队长程斌等人除掉。

事有不巧，正当捷川和徐芳、坚石等人关起门来研究如何除去程斌时，被中国翻译官王玉隔窗听见了，王玉已知日本投降，无意再跟这批人混下去，马上将此事通知程斌。程斌闻讯大怒，即召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